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五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江都郭嗣齡述堂
閶門張　潛果園
澂潭程御龍翼山
小溪項道昕脩渠　參校

假人書干人澤

有士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illegible]
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

[illegible]帝之禮樂[illegible]

[illegible]禮樂[illegible]

[illegible]變者也其[illegible]不以為創論然[illegible]

如三禮之冠昏喪祭樂之源流法度之屢變有其會奧古者乎應時而變四字眞千古不易之論莊子言雖洋洋放恣而洞達世務識力直越時流後人泥古以非今眞不知明夷之學者然又不是鄉愿一流世務至變而此心有不變者存總要曉得源頭方爲有本之學

先賢論政

續自警編云袁安爲河南尹政尙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曰凡學士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爲也安後世爲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之

賊孫明復皇皇干人固是不得已倘干之不已便成一乞客矣晉人有嗜利者或語之曰足當自已予正恐乞客之不知足而不已也然在上位者當如韓魏公與文正公而在下位者則不可假人書並汲汲道路干人不已也

子畏虛心

唐子畏長於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伏乃心服也項它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歲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而走矣寅長於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師求一俯首以消熔

渣滓之心非微微爲異亦使後生小子[illegible]俛[illegible]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袁郎中嘆曰眞心眞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袁和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此語蘇子由曰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者也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曰貴眞空不貴頑空頑然無知木石

是也若眞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瀉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棠嘆一生妄思妄爲究之與木石無異因書此八字懸於坐右用以自儆更與同志共勉焉

道三箇好

龍州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眞西山喜誦之葢好佞惡直人之常情直言賈禍在昔不免故萬事道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即夫子亦有危行言孫之說眞西山喜誦亦有感而然也

士有五瘴

宋梅摯官嶺表有云士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囊此貨財之瘴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疾疾者殞雖在輦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哉鄒浩謫新州其友田晝迎諸路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

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合三公之論觀之田與蘇眴次通達善處憂患而梅推勘入裏更得治瘴之源頭

唐制舉科

唐時取士制科不一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擅文律科岳牧舉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

科奇政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第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邊科阜澤自舉科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博通文典達於教心科詣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正直可稱堪任縣令科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通墳典達於禮教科詳明正術可

以理人科才識充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以從政科軍謀宏遠材任將相科博通墳典達於敎化科詳明吏禮達於敎化科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立名凡八十有餘僅目爲詞賦取士則非也

揚升庵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葉石林立論亦然皆非也詩之盛衰係於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皆非省題詩也石林升菴輩皆未考唐之科額不同如此

王文恪公制科議

王文恪公制科議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正矣竊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如有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

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

無娭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矣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問而精神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娭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

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天下無遺才故門科不竢易也

武舉

武舉起於武后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唐選舉志云武舉選用法不足道然郭子儀大勳亦自武舉異等中出可槩言不足道乎宋孝宗時始命武舉廷試依文舉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又唐人選

武將不但用武臣亦於文吏中求今
本朝於康熙甲午科選士亦許文員應武舉試亦此意
也又武學在宋仁宗時富弼已言之至神宗時始建武
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今則文武生
員共一學矣

生員數目

郡縣有學始於北魏獻文時而生徒亦有定數唐制京
都學生八十上州六十中州五十下州四十京縣五十
上縣四十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下縣二十每歲仲冬州
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明朝府縣廩膳四十州

學三十縣學二十增廣不拘數特人才當養不宜拘於定數如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里數至七百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一二里生徒之數如一似不均平

本朝分上中下彷彿唐制焉

科場字號

今日科場字號用千字文宋時亦有字號皆臨時另造字號皆字學所不經見者嘉祐中温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敢諫科試卷內有匡毡兩號詞理高絕而毡字號對事與所出差舛因以匡字號為學

三氈字號爲第四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又差官重定後從初考官氈字號遂不入格温公抗議爭之朝廷姑降一等收錄乃蘇子由卷匪字氈字人所未見其他字號當亦皆如此類耳

搜檢夾帶

搜檢一事在唐已然夾帶之徒於今爲盛于謂讀書者必先立品而待士子者亦宜有禮節以重其事而後可以養其廉恥而爲道義之歸必若露體搜檢夾帶是士子一出即受辱矣善乎李揆之立論也唐開元末李揆擢進士第當時主司多不考實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揆

謂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請於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書本於牀而引貢士而謂之曰國家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予謂若挾冊探源之論士之夾帶有司之搜檢皆求末不求本者可嘆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檢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移刺履傳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蓋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棠謂此舉亦屬兒戲科場大事非開浴堂眞可軒渠一笑也

倩人

今之考試常倩人代筆此二字見之三國志陳思王植年十餘歲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庭筠爲人作文

凡人有才思不自用以取功名而爲人場中捉筆其人功名必不利按唐書載温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温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按温集有開成五年書懷百韻詩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又云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誅開成在大中之前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已如此豈少年

即有爲人所指摘耶本末如此宜乎功名之偃蹇也

匿年

今世考試有已冠未冠二項乃有已冠而仍作未冠者謂之匿年按魏志司馬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按此則匿年之說其來已久

糊名

糊名之制起於宋時陳彭年其弊延至於今日如謄錄彌封一切之制隄防關節未嘗不是然就文衡論只得

一日之才情棄取雖嚴難悉生平之實行冊府元龜云唐憲宗元和二年勅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疎狂兼虧禮教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現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並貶降則是唐時考試兼務實行不僅於文詞也考唐吏部試選人亦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此則糊名曾用之選人而未嘗用之於貢舉也是以才如溫庭筠以士行被黜詩如羅隱以譏諷不第皆以文行互論也宋白傳陳彭年初舉進士輕俊喜

誘主司自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葢爲自設也山堂考索王旦傳陳彭年呈政府科塲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惶恐而退是時范仲淹蘇頌並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本傳惜乎柄國政者未及施行而流弊相延不已也畫墁錄云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其孫遊兄弟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此則天之報施不爽耳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

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弟子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摭言作紓）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弦（登科記作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牓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起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

三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

巡鋪

宋太宗時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也又真宗時命喬希顏等始為巡試鋪又仁宗時始有巡鋪官今時謂巡風是也

關節

杜陽雜編云元載姬薛瑤英載惑之薛之父宗本兄從義以構賄賂號為關節

看榜　南宮

長安志尚書省之南有吏部選院亦曰南院選人看榜之所也唐世選法與後世異每遇選時別出本曹治廨之外於南院舉選事正舉時選門閉防請托也黜陟既定即曰選門開院外另有列榜之所告以留黜也故其所亦謂之看榜禮部亦附尚書省省前一坊別有南院即貢院也長安志曰四方貢舉所會後世用淡墨書進士榜又列四字曰禮部貢院亦唐之遺制也有詩曰老到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則以貢院爲南宮也其列榜之地亦謂之看榜又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用

淡墨説者曰名第者陰注陽受用淡墨示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仙放榜於蕊珠宮故曰蕊榜又張洎賈郎中談錄云賈君常問放舉人榜貢院字用淡墨氊書何也對曰聞諸祖父説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書吏暴卒令史王昶終其事昶被酒揮染不能加墨逮明張榜始覺無及矣一榜之內字有二體自後因模法之遂成故事摭言曰書時用黄紙四張以氊筆淡墨書之

五經中式

崇禎甲戌科福建顔茂猷作五經全卷禮部左侍郎林釬具疏奉旨准與謄錄時文文肅領易力請中式正主

考溫體仁堅拒不允亦具疏奏請奉旨准列正榜前一名茂猷遂在會元李王用之前以後丁丑楊重熙癸未馮元颺譚貞默等皆以五經中式

本朝順治乙酉法若貞以五經疏請奉　旨准作舉人康熙戊辰查嗣韓林文英亦五經[illegible]　旨賜進士壬午有莊令輿俞長策二人亦疏請　特賜舉人遂有旨以後願作五經文字者聽自後五經中而掄元者多矣癸巳萬壽各省定額外另加中五經者二人

燒尾

燒尾之說見於唐書俗謂虎豹變人惟尾不化必燬[illegible]

燒之乃能成人如人之拜官必樂餌燕客乃能成其榮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於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此以獻食天子爲燒尾也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令於興慶池燒尾此則天子賜食臣下爲燒尾也又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治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此則親朋慰賀爲燒尾也燒尾二字命名甚奇

同歲即同年

今之同榜者謂之同年漢晉時謂之同歲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

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閒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犍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唐時謂之同年唐憲宗謂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明季則私恩結而朋黨興矣

門生天子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謂昭宗為門生天子見日知錄

門生報恩

後漢書樊儵傳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謂年少能有為報恩之日長也此近日陋習不謂當時已然

甲科

杜氏通典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第進士惟乙科舊唐書玄宗親試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玄宗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登乙科者三十餘人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按甲乙丙三科見於漢書儒林傳歲課博士第子甲

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今世不分甲乙丙皆曰甲科宋謂一甲進士爲甲科二甲進士爲乙科三甲進士爲丙科則與古人相合矣

孝廉

漢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宋謂此舉後世亦當行名曰孝廉不孝不廉者不得入也不舉有罰則士之興起者多矣

進士

古者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於選士之秀者而升學曰俊士此二者皆謂之造士由選士而爲造士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造士大樂正論其秀穎者升諸大司馬是謂之進士司馬辨論官材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後世進士之名其原葢出於此而置進士科則始於隋煬帝大業元年始

前進士

曲江有慈恩寺進士及第謂之前進士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或曰及第後遇

未及第時題名卽添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其相推尚如此棠按進士及第則添前字是爲進士時已題名矣蓋唐時爲進士而不及第者多也今曰稱官銜必曰前進士某此自唐已然唐韓儀記知聞近過關試詩云短行軸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舊建於國子監大成門東吳鱗潭先生爲祭酒時稽考舊碑明永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碑僅存

本朝制科始丙戌碑亦列焉厥後十七科未之繼也吳祭酒謀於朝伐石鳩工竪之又令吏掘地偏索獨永樂碑不見一日宮牆傾圮吏譁曰永樂碑得矣於是前後井井用全一代之制又於啓聖祠中得元刋三一爲正泰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爲至正題名記蒙古色目爲一榜狀元朶列圖漢人南人爲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爲至正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夫八比取士士不由進士者率無由顯達於時此題名碑之不可不立也乃立而復湮沒非吳公整

頓後將何考焉按元朝氏族蒙古有七十二種色目有三十一種金人有三十一種漢人有八種高麗女直契丹渤海皆在漢人內

四甲五甲

偶見宋寶祐四年登科錄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有六百零一人賜開宴立題名碑凡有五甲查文信公爲一甲之首計二十一人謝枋得爲二甲之首治賦兼易凡四十八人陸秀夫治賦是二甲二十七三甲凡七十三人四甲凡二百四十八人徽州黟縣有溪雷發歙縣有陸夢發字大約婺源有俞士午五甲凡二百

十三人歙縣有黃雷利住休寧有治賦治春秋治詩書治易治周禮不等今時人言進士至三甲止矣抑知宋世有四甲進士五甲進士乎

宋晦菴先生同年錄

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敕差知貢舉邊知白同知貢舉周執羔巫伋及彔詳點檢試卷等官十八十九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四日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八人釋褐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四

月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

同年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

五月日立題名石刻於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

喜宴於禮部貢院

第一甲十人

王佐 初奏董德元第一陳孺次之王佐又次之揭榜之日朝典以有官遜王佐居首

董德元 初以有官避佐而恩例有加故特敕有還以命汝之語文信國詩云幸同名位幸同鄉忠厚勤勞事帝王代拜南郊誰是主山河空屬狀元郎

陳孺 以下至何鈸承凡十人

第二甲十九人

第三甲三十七人

第四甲一百二十二人

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晦菴先生居是甲第九十名又

特奏名一人俞舜凱

宋制科分五等

宋石林燕語云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出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

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棠所見登科錄凡二本一甲二甲皆具名字貫自子瞻之後上二等不虛其位乎宋登科錄獨朱紫陽文相國二錄今仍存詎非以人重乎

殿試

起於武則天

滿狀元漢狀元

順治中滿人漢人分爲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語出分甘餘話

狀元

葛立方云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便唱狀元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作詩云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武林舊事云宋理宗時狀元等三人賜酒食五盞餘人各賜泡飯朝謝之後拜黃甲敘同年擇榜中年長一人狀元拜之後擇年少者一人拜狀元今按此禮不行久矣

榜眼

榜眼二字初不知何所起宋史陳思讓傳思讓之孫若

拙以進士甲第爲京東轉運使拜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不願遠適太宗怒黜知處州移知潭州勤政治然寡學術時人以第二人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人謂之瞎眼榜云可知榜眼二字起於宋初

探花

揮麈錄云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昭遘之子杲卿杲卿之子士廉三世皆以是年爲探花郎秦中記云唐世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按此則少年得雋者謂之探花非指第三人及第爲探花也[illegible]

唐近事云進士榜出便期集院狀元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二人第二部也常宴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今世探花亦無探花之事亦不復主茶但空其名而已

庶吉士

永樂癸未登會榮榜進士第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大文淵閣燕閒之頃親臨問時麾僻書疑事以驗其學庶吉士之選起於此

翰林院

玄宗時初制翰林待詔後又制翰林供奉分掌制誥後改供奉爲學士後宋制亦如之乘輿行幸兼備顧問有所獻納或對或奏唐玄宗又置侍讀侍講眞宗又置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唐又置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宋脩纂國史又置編修官檢討官無所謂翰林院明代皆入於翰林院內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禮漢有太史公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成周有左史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有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之分名也明季國史用修撰編修檢討而以大臣爲之總裁

本朝起居注朝廷論才優用亦給於翰林院選

翰林不由科第入

明制翰林必由科第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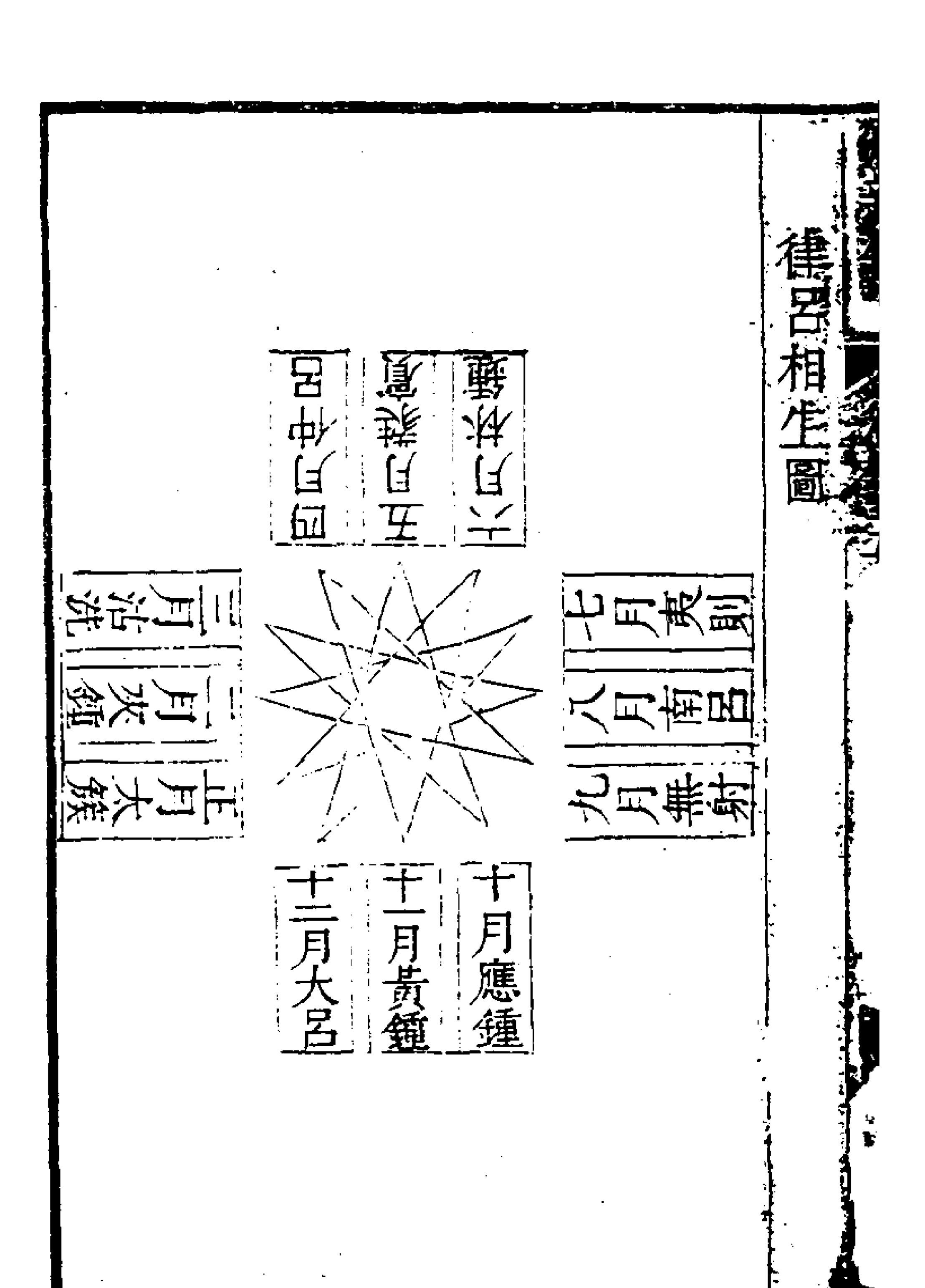
本朝不由科第賜入翰林者指不勝屈按宋時熙寧間韓維以賜出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以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可知額外恩榮在宋已有此事

翰林告假

按廖道南詞林記謂宜依祖宗時故事入禁中侍燕間承顧問上以儲材蓄德爲教則下必以涵養進修自勗

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亦攸賴焉不然其流弊必至如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緑陰亭上勘醫書

律呂相生圖



十月應鍾
十一月黃鍾
十二月大呂
正月太簇
二月夾鍾
三月姑洗
四月仲呂
五月蕤賓
六月林鍾
七月夷則
八月南呂
九月無射

太師註曰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賈釋云黃鍾在子一陽爻生爲初九林鍾在未二陰爻生得爲初六者以陰故退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也林鍾又上生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沽洗之九三沽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之體是象

夫婦也異位謂若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三二九三第一爲異位是爲母子也但律初生者爲夫婦呂所生者爲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律呂說

聲律之道與陰陽合其氣與歲時合其變化與天地合其德何以言之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

宮辰謂子爲黃鍾丑爲大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鍾辰爲沽洗巳爲中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鍾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則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天地之道也所謂與歲時合其變化者此之謂也唐六典云協律郎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陽爲六律所以統氣類物仲冬爲黃鍾孟春爲太簇季春爲姑洗仲夏爲蕤賓孟秋爲夷則季秋爲無射陰爲六呂所以振陽宣氣季冬爲大呂仲春爲夾鍾孟夏爲仲呂季夏爲林鍾仲秋爲南呂孟

冬爲應鍾凡律管之數起於九以九相乘九九八十一
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
爲角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以爲角
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
相爲宮以生其氣焉漢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
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九六相生陰陽之應
也京房受學於焦延壽云六十律相生之法陽下生陰
陰上生陽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
十四也月令章句曰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淸濁而不
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

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以別
聲之清濁焉所謂與陰陽合其氣者此之謂也夫能與
陰陽合其氣歲時合其變化豈非與天地合其德乎故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槩於六律聲有清濁故協
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
質有輕重故平以鈞石是以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
生風天地之風氣正正而十二律定矣十二律定而萬
物之根本立矣十州記云武帝時月氏國王遣使獻書
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闡浮國將
有好道之君矣按此則知律呂之學外國亦所深諳律

呂之效遐方亦能感應則律呂誠不可不急講也

樂

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夫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禮樂樂字士君子自少至老終身不去朱子云樂有五音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義精仁熟而自和順道德程子曰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樂之一字不講已久周之末季人已不復言樂宋謂漢興至於今其中士君子即祗

節礪行於先王禮樂敎士之典全不置念故人之邪穢渣滓皆不能蕩滌消融性情偏執不能得中和之氣故學校雖設不能化人皆由於禮樂樂字數千年無一人言及也且今之樂皆鄭衛之音不能養其耳徒能亂其耳不能養其目徒能炫其目不能養其性情徒能荒其性情不能養其血脉徒能耗其精神

楊廉論元聲書

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姑洗增

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黃鍾減九分所增九分所減亦皆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葢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强大呂林鍾固宜加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

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脣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大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

鍾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過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二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欽

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制中氣之交亦有定制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子豈非一定之法哉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而本朝乃勝國之書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不得其傳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不得其傳此二人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一家註

脚亦終於聚鐵成錯耳李鮑二書獻之闕下其所係豈細故哉云云

棠按李教授文利有律呂元聲書文中言李公當即其人鮑希止有天心復要一書不知持論與今西洋者何如容再叅之

樂辨

樂之爲道五音俱備考之於周禮參之以註疏又詳載其宋儒之議論有謂五音之有緯者則棄而不用其說紛紛僉是臆度故爲反覆詳辨載之於篇以備論樂者一考証焉周禮一書多出於漢儒手稍得傳聞卽傅會

之按大司樂所載大祭樂如奏於圜丘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不言商也奏於方澤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不言商也奏於宗廟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不言商也止用宮角徵羽四音考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兩目皆盲獻其書乃周官之大司樂其樂之旋宮不相管攝太簇爲徵又復重出數百年之簡編出於瞽人之手其爲殘闕錯亂不必言矣鄭氏注曰祭尚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先儒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不用商宋儒又言鬼

神異銅商屬銅故聲之屬商律者不用樂志諸書務陳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正聲者本宮之聲也子聲者正聲之半也太簇在少商調即黃鍾之商也用其半故謂之子聲故謂之少商圜丘方澤宗廟三處之樂皆就其本聲而未言及子聲變聲也詳其子聲則知商聲未嘗不用也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音者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棠謂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黃鍾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鄭氏泥於圜鍾爲宮以下三段降神之樂只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

上祀樂不同是以後儒又傅會五德不知此乃圜丘方澤及禘祫三大祀降神之樂也降神之後方合樂而奏故此圜鍾爲宮三段有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註中所謂以聲類求之是也且降神之樂取義與六樂不同圜鍾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鍾輿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故首奏以出地祇黃鍾虛危之宮是爲宗廟故首奏以迓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即鼓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殊原爲降神而作也推之旋宮相生次第原不相合朱晦翁亦嘗非之而未明言其故嘗推旋宮

圖起黃鍾宮至夾鍾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闋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羽上生宮音調不諧故黃鍾以應鍾爲變宮收之上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亦貞元相生之序乎或謂聲氣之生出於人心三大祀者天陽爲健純粹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始圓鍾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導和氣夾黃鍾太簇姑洗居子寅辰始於一陽極於三陽陽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遞減寸吹之而和調俱合宮象天德也地道柔剛合弘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鍾得坤之本位生南呂南呂陽八而上生姑洗四維之氣

已備以姑洗律長於南呂故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物成章黃鍾起於虛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合和以應鍾黃鍾律之始應鍾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統立人道也合三變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圜鍾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鍾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鍾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春旣四律故音取四聲而無商聲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否則不成律矣鄭氏謂不用商以祭尙柔先儒謂周以木德恐商金尅木又謂鬼神畏銅皆爲不

根之論熊朋來謂唐以土德王不知去角而仍闕商宋亦循周闕商此皆偏五德之說而不明制樂之本也近代俗樂無徵調此亦如謂大司樂之無商皆偏於一隅也古人謂之旋宮旋宮者潛宮也以遞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潛行於十二辰之内黄鍾潛行於十二律之中無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使不用變聲半聲則何足見聲音之變化故必合子聲變聲乃足以成律也周之樂縱不言商而商音實寓於子聲變聲之中可嘆後代皆謂周棄商而不用豈非周禮之誤鄭註誤而後代誤以益誤也耶或謂

周以木德王故祭用黃鍾之羽起調祭地用太簇之羽起調卽宗廟亦用黃鍾之羽起調羽水也水能生木起調皆水又謂古制樂起調於宮宮者十二律之首也黃鍾者君律也羽柔物君弱臣强已兆於此後代亦宮聲起羽沈存中曰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予謂周用羽而君弱後代何以仍用乎且周伐殷時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赤色先儒又謂周以火德王則是周又不獨以木德王矣或謂周之樂歌載於三百篇以四聲等子韻合之則宮商徵羽而無角聲以沈約四聲論之則五音有平上入而無去聲朱晦翁言

百篇中可被管絃者止有數章則當日之取音必别有說昔賓牟賈問樂於孔子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在周已失况於今日且當日樂器與取音未必與今相合惟有尚書聲依永律和聲六字最爲緊要歌咏樂章安能盡協宮商歌者自當隨律高下故貴於憑律以和其聲此半聲變聲所不能無也總之纖緯之言在周末聞五德之說實無足據不用商必用羽此皆昧於樂理非通方之見也予合前賢議論而爲之折衷於此

七始七律七音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

也占之神瞽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夫六中之色也故名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由是
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
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
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
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
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陽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
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
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
器用俾應復也太元經曰六始爲律六間爲呂注陽爲

始陰爲間子爲律丑爲呂也是律只有六卽始只有六也安得有七始七律哉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又有七音之說按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因謂之七音也後周明帝時裴敬上書以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及武帝讀史書見武王作七始又欲廢八懸七幷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長孫紹遠奏曰天子懸八百王共軌下逮

周武前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
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竟廢八懸七紹
遠疾中與齊樹書云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
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
萬代不易之典且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用林鍾爲
首是政出私門也云云按周武以木德王故祭天用黃
鍾之羽起調祭地用太簇之羽起調即家廟亦用黃鍾
之羽起調或謂起調於宮宮者十二律之君也羽柔物
君弱臣强已兆於此是七音七律七始始用於周而後
代因之也然裴敬謂大舜欲聞七始則　始之說非徒

不起於周實起於舜之前故舜欲聞之也昔賓牟賈問樂於孔子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夫在周已失其傳而況今日哉

七音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安世房中歌所謂七始華始是也尙書大傳曰七始者黃鍾之外七音皆可旋爲宮始也棠按五聲者正聲也二變聲不比於正聲但可以濟五聲

之所不及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不可以成樂也

舞

朱嘉徵曰舞之不傳蓋久矣鄭漁仲通志謂與六笙同無聲歌當時工師以譜奏相授者近是傳武仲舞賦序歌以咏言舞以盡意咸池天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考六藝之文舞有二名曰雅舞曰雜舞孔文舉表云激楚陽阿至妙之容夫舞者容也容以象德故揖讓者先文舞征伐者先武舞吳季子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雲門而下其名存其容亡獨大武之制

可考武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樂記曰武王之事也隋制雅樂其舞亦六成云是謂雅舞只朝廷用之周禮樂師掌敎國子小舞宴私亦用之梁武帝嘗報沈約書鞞鐸巾拂古之遺風上世樂飲酒酣必自起舞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復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漢灌夫起舞以屬田蚡晉謝安起舞以屬桓嗣是也是謂雜舞上下宴通用之周用六代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內惟大濩大武爲武舞其餘皆文舞又有六舞以敎國子曰帗舞羽舞皇舞主祭祀旄舞干舞此兵舞也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泰本紀改大

武舞爲五行漢制雅舞文武二舞也太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太宗廟奏昭德之舞世宗廟奏盛德之舞三舞無歌光武帝廟奏文始五行五德之舞東平王蒼獻其辭魏受禪改武德舞爲武頌文始舞爲大韶五行舞爲大武仍其初名魏武廟奏武始舞文廟奏咸熙舞烈祖廟奏章斌舞三舞無辭所傳者昭武舞歌益改漢巴渝舞也四篇述魏德並於太祖廟奏之王粲辭雲翹育命之舞漢迎氣於五郊也魏改雲翹舞爲鳳翔育命舞爲靈應無曲辭雜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鐸舞拂舞白紵也初見於方俗後寖陳於殿廷又周有縵樂

散樂秦漢宴會所奏率非雅舞魏晉流風並以四舞用之宴享宋武帝以雜舞合之鐘石後魏北齊參以戎伎從此諸舞彌盛抑彌衰矣隋世去鞞拂人無所持近於人舞妖冶登堂非復敎國子人舞之意矣古六舞皆雅舞無辭雅舞有歌辭自東漢武德舞始雜舞古亦無歌辭雜舞之有歌辭自聖人制禮樂篇見鐸舞公莫舞歌見巾舞淮南王篇見拂舞蓋西漢始也巴渝鞞舞有辭自魏始拂舞白紵自晉始或曰江左古辭也

舞說

舞樂之興始於黃帝而山海經不根之論則以爲天與

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眼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又曰帝俊八子是始爲舞孟頫引教坊記云昔陰康氏次葛天氏元氣肇分災沴未弭民多重腿之疾思以通利關節是始制舞是謂舞出於陰康氏也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則多壅閼故爲作舞以宣導之是謂舞出於陶唐氏也周用六代之樂越取黃帝以謂始舞而周禮六舞五曰人舞注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祀星辰則舞之即今世之舞也棠謂舞之所始折衷於周當自黃帝獨孟頫所引呂氏所論皆以爲弭疾宣導之助是舞爲驅疾如藥石之祛疾也於乎何有且民

有疾民自舞之已有疾已自舞之已已之疾不能已民之疾已民之疾不能已已之疾於樂更何與焉不知樂之器有鍾管鼓磬羽籥干戚之不同而樂之文亦有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各異樂之文者舞是也一耀於目一觸於耳其爲宣導通利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可知已民之疾卽可已已之疾已已之疾卽可通爲已民之疾相感於微有潛消默化而不自覺者此神之至和之至也今樂之器非復古昔而樂之文亦多有不同是無舞則無樂無文則無舞問有舞者問其器則有不明不備之感問其文又瞢於象德象功之儀闕孔廟有舞字

之說此事在唐已然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然舞太平萬歲四字亦非古意也乃梨園之輩以手袖爲威儀此則周禮六舞之一所謂祀星辰則用之者吾不知後世何以獨取此也